全後漢文/卷二十七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二十六

全後漢文卷二十七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二十八

丁恭

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矦，遷少府，拜侍中、祭酒、騎都尉。

封功臣議

古帝王封諸矦不過百里，故利㠯建矦，取法于《雷》，彊榦弱枝，所㠯爲治也。今封諸矦四縣，不合法制。〈《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正月，博士丁恭議。」〉

尹敏

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建武初，拜郎中，後三遷爲長陵令。永平中，遷諫議大夫。

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

聽、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㠯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孽害也。〈《續漢・五行志一注補》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

樊宏

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娶光武族姊。建武初，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二十七年卒，謚曰恭侯。

戒子

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後漢・樊宏傳》。〉

遺敕薄葬

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後漢・樊宏傳》。〉

樊儵

儵，〈當作「鯈」。〉字長魚，宏子。建武末，嗣封壽張侯。光武崩，爲復土校尉。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徙封燕侯。十年卒，謚曰哀侯。

上言選舉

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　　用良俊。〈《後漢・樊宏附傳》。〉

上言理朱浮

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誅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後漢・朱浮傳》。〉

奏正經義

先帝大業，當㠯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㠯自助。〈《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鄧奏言」。〉

樊準

準，字幼陵，宏族曾孫。初爲郡功曹。永元末，召拜郎中，補尚書郎，再遷御史中丞。永初初，擢守光祿大夫，拜鉅鹿太守，轉河內太守。㠯疾徵，三轉爲尚書令。元初中，進光祿勳。

上疏請興儒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㠯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　　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鼮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㠯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㠯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清肅，上下無事。是㠯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㠯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㠯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㠯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後漢・樊準傳》。〉

因水旱災異上疏

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㠯臣言下公卿平議。〈《後漢・樊宏附傳》。〉

上疏薦龐參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㠯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㠯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㠯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後漢・龐參傳》。〉

孫福

福，建武初爲太原太守。

上言議士劉茂

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㠯厲義士。〈《後漢・獨行・劉茂傳》。〉

嚴光

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三聘乃至。除諫議大夫，不屈，退耕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口授答矦霸

君房足下，位至鼎司，〈《後漢書》作「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皇甫謐《高士傳》，《後漢・嚴光傳》。〉

鍾離意

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建武初爲郡督郵，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㠯病免。後除瑕丘令，遷堂邑令。明帝卽位，徵爲尚書，轉尚書僕射，出爲魯相，卒官。

上書薦王望劉曠王扶

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後漢・劉平傳》：「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

諫起北宮疏

伏見陛下㠯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㠯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此下袁宏《紀》有「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袁宏《紀》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密。〈袁宏《紀》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宜且罷止，㠯應天心。臣意㠯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後漢・鍾離意傳》。〉

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謝沈《書》鍾離意《諫起北宮表》。〉

因變異上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㠯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㠯致天災。百姓可㠯德勝，難㠯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㠯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㠯調陰陽，垂之無極。〈《後漢・鍾離意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九。〉

王望罪議

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㠯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㠯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後漢・劉平附傳》。〉

牒白周樹宜部職

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不懈，果于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謂宜部職。〈《書鈔》三十七引《鍾離意別傳》。〉

答府記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㠯御于家邦。」明正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明府內㠯及諸外，且闊略遠縣細微事。〈袁宏《後漢紀》。〉

解土祝

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東觀記》。〉

祭彤

彤，字次孫，潁川潁陽人，征虜將軍遵從弟。建武初，拜黃門侍郎，後爲偃師長，遷襄賁令，拜遼東太守，在郡三十年。永平中，徵爲太僕，㠯擊北匈奴無功下獄，免，尋歐血死。

臨終敕其子逢參等

吾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慚恨，義不可㠯受賞賜。汝等齎兵馬詣邊，乞效死前行，㠯副吾心。〈袁宏《後漢紀》十。〉

辛臣

臣，田戎妻兄。建武三年來降。

在岑彭營與田戎書

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矦，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袁宏《後漢紀》四：「田戎謀將降漢，使辛臣與長史留守夷陵。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晨夜詣岑彭，因從彭營與戎書。」〉

方儲

儲，字聖明，丹陽歙人。除郎中。〈見《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引謝承《書》。又方回《續古今考》一㠯爲「本河南人，父紘避王莽之難，徙歙」。〉

建武五年旱災對策

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疑衍。〉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于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于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㠯無澤。〈《續漢・五行志一注補》。〉

又對

民悲怨則陰類彊，河決海滄，地動土涌。〈《續漢・五行志三注補》。〉

董鈞

鈞，建武中爲城門校尉。

駁三老答天子拜議

養三老，所㠯敎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子答子拜也。〈《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云云。詔從鈞議。」〉

劉般

般，字伯興，宣帝子楚孝王囂之曾孫。建武九年，封菑丘侯，就國。後徙封杼秋侯。二十年，從駕還洛，留爲侍祠侯。永平初，徙封居巢侯。後徵行執金吾事，兼屯騎校尉。章帝卽位，㠯爲長樂少府，遷宗正。

議置常平倉對

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後漢・劉般傳》。〉

上言實覈田畝

郡國㠯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㠯助口實，且㠯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㠯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㠯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㠯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後漢・劉般傳》。〉

劉愷

愷，字伯豫，般長子。和帝時，徵爲郎，遷侍中、步兵校尉、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初，進太常。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永寧初致仕。復拜太尉。延光二年致仕。

牧守宜同服制議

詔書所㠯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㠯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

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㠯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于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後漢・劉愷傳》。〉

臧吏不得禁錮子孫議

《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㠯進人于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㠯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後漢・劉愷傳》。〉

戴涉

涉，建武中封關內侯，代歐陽歙爲大司徒。二十年，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

廟祭議

宜㠯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㠯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㠯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後漢・張純傳》：「建武十九年，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帝從之。」又略見《續漢・祭祀志中》。〉

張汜

汜，建武中爲陽武令。

河決上言

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㠯安百姓。〈《後漢・王景傳》：「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

樂俊

俊，建武中浚儀令。

上言止營河功

昔元光之閒，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後漢・王景傳》。〉

衞宏

宏，字敬仲，東海人。官議郎。

詔定古文官書序

秦旣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于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㠯土，皆壓之，終乃無聲。〈《史記・儒林傳序正義》，《後漢・陳蕃傳》注。〉

〈上闕。〉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㠯其意屬讀而已。〈《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引衞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董宣

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建武中，辟司徒侯霸府，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左轉懷令，遷江夏太守，坐事免。後特徵爲洛陽令，卒官，年七十四。

到江夏界移書夏喜等

朝廷㠯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後漢・酷吏・董宣傳》。〉

禮震

震，字仲威，平原人，歐陽歙弟子。㠯上書乞代歙拜郎中，後坐事左遷淮陽王廄長。

上書求代歐陽歙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㠯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㠯代歙命。〈《後漢・歐陽歙傳》。〉

桓榮

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習《歐陽尚書》，教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戴涉府，拜議郎，授太子經，補博士，進太子少傅，拜太常。永平二年，三雍成，拜五更，封關內侯。

上疏謝皇太子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㠯補益萬分。今皇太子㠯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後漢・桓榮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八，與此小異。〉

桓郁

郁，字仲恩，榮少子。永平中，襲爵關內侯，拜議郎，遷侍中，兼虎賁中郎將。授太子經，遷越騎校尉。章帝初，遷屯騎校尉。和帝初，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轉侍中奉車都尉，代丁鴻爲太常。

上疏皇太子

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讓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㠯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㠯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于眾，宜思遠慮，㠯光朝廷。〈《後

漢・桓郁傳》注引《東觀記》。〉

桓麟

麟，字元鳳，郁孫。辟司徒掾。桓帝初，爲議郎，侍講禁中，出爲許令，病免。㠯母喪哀毀卒。有《集》二卷。

七說

香萁爲飯，雜㠯梗菰，散如細蚳，摶侶凝膚。河黿之羹，齊㠯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飯篇》、《羹篇》各引一條，《藝文類聚》五十七，《御覽》八百五十、又八百六十一。〉膟一元之膚，膾挺祭之鮮，□□銘方，徽割不理，雜猶亂絲，聚若委采。〈《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膾篇》，又《膟篇》引首句。〉蒸剛肥之豚。〈同上《蒸篇》。〉　魚柔毛之狎。〈同上《魚篇。》〉　調脡延和粉，糅㠯橙蒟。〈同上《生脡篇》。〉

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飆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藝文類聚》五十七。　案：「孤琴」有誤。〉

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瞥若飆霧。追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于高冥，窮疾足于方外。〈同上。〉

戲譚㠯要謄。〈《文選・蜀都賦》注引桓譚《七說》，乃桓麟之誤。〉

太尉劉寬碑〈中平二年二月〉

公諱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其先□□，聖漢王矣，繼次有國有號，列存家序。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載二葉。公託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密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幼與同好鐫墳典于茅廬，是㠯根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伉浮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軍㠯禮脅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垂□康，踰產、豹。喪舊君，㠯棄官。遵洙泗之業，有悔仕思初之計。三府竝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舉茂材，大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宣美顧

問。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㠯演策沈漸，對當帝心，轉拜尚書，齊密機喉，王命惟允。遷東海相，㠯德興化，澤臻民物。復遷南陽太守，壹行質省　　易之敎，推貞諒㠯示下，顯眾善㠯厲否，惻隱之誠，通乎神人，故能去鞭扑，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帝初卽位，開學稽古，詶咨儒林，僉曰公優。徵拜大中大夫，納用勸講。復拜侍中、屯騎校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大尉，悉謨百揆四門之職，懷夫三事，和昭鼎實。功成則退，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衞尉，復作大尉。每執盤桓，成則三讓，㠯交會□精，引咎折躬。朝克忠讜，思其良猶，卽召里巷，拜永樂少府、光祿勳。先是時也，狂寇張角，□□妖逆，公卬觀見像，上遏其源，未遝誅討，亂作不旋。帝乃追寶先謀，錫之土田，封逯鄉侯，食邑六百戶。年六十有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天子閔悼惻怛，內發手筆爲策，□涕咨嗟。使右中郎將張良持節臨弔，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賜珍賵襚，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謚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公卿百寮縉紳之徒，其會如雲，可謂其存也榮，其亡也哀者焉。于是故吏李謙等，有感殷魯述德之頌，㠯爲洪懿休策，宜著無窮，故雜論攸行，紀其大略，鐫石立碑，其辭曰：

於穆顯融，惟予公侯，纘我前烈，克明厥繇。熙精恬默，潛庸底昭，德㠯莅政，俾民是□。其樂伊何？匪誘匪威，允丕禮讓，實化玄爲。入□誨保，訓導萬機，作鎭上司，御勸不迷。溫溫其恭，□尹實秖。秩秩其苞，羣儒實師。奕奕其容，　　裔□□。刊眡萬祀，孰嗣厥徽！〈《隸釋》十一，又略見《藝文類聚》四十六。　案：《隸釋》有劉寬兩碑，前碑桓麟撰，據《藝文類聚》知之；後碑蔡邕撰，據《文選・王仲宣誄》注知之。洪适皆未攷出。　案：摯虞《文章志》云：「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詩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桓彬

彬，字彥林，麟子。舉孝廉，拜尚書郎。

七設

新城之秔，雍丘之粱，重穋代孰，旣滑且香，精稗細面，芬糜異糧。〈《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酒食總篇》，又一百四十四《飯篇》。〉

三牲之供，鯉魦之鱠，飛刀徽整，疊俎蚋羽。〈同上《總篇》，又一百四十五《膾篇》引兩條。〉

□□大武，牷犢栗梁，剛鬣奉豕，肥腯云羊。合㠯水火之齊，和㠯五味之芳。〈同上《總篇》。〉

菰粱雪累，班爛錦文。〈又一百四十五《肉篇》。〉

桓儼

儼，字文林，沛國人。避地會稽，後浮海南入交州。

遺陳業書〈業，字文理，會稽上虞人。爲本郡守，棄官遁迹黟、歙。〉

不因行李，㠯係陰山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側聞高風，飢渴話言，知迺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藝文類聚》三十一引《會稽典錄》。〉

宗均〈本傳作「宋均」，寫刻誤。〉

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建武中，爲郎，補辰陽長，㠯祖母憂去官。後爲謁者，監伏波將軍馬援軍，遷上蔡令，拜九江太守。永平初，遷東海相，坐法免。徵拜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出爲河內太守，㠯疾免。

移記九江屬縣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閒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賤居職使然，而返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風俗通》二，又見《後漢・宗均傳》作「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

下書浚遒縣巫

自今㠯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後漢・宗均傳》。〉

宗意

意，字伯志，均族子。永平中，舉孝廉，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尚書。章和中，遷司隸校尉。

諫留諸王不遣就國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㠯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㠯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㠯賜幣。今康、焉幸㠯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㠯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㠯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于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㠯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㠯塞眾望。〈《後漢・宗意傳》。〉

上疏請不許南單于北徙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㠯沙漠，　　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㠯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于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爲盛。所㠯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出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㠯爲外扞，巍巍之業，無㠯過此。若引兵費賦，㠯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後漢・宗意傳》。〉

匈奴處北種，介㠯沙漠，　　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㠯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㠯復所害。呼韓邪單于奉蕃，然中國亦疲于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寵立㠯爲單于，羈縻畜養，邊民得㠯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今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名王已下萬計，中國坐享其功，而百姓不

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爲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于檻也，必興兵要利，內恃于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旰萬安之計，而徵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袁宏《後漢紀》十二「章和元年」，與范《書》絕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七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